



第五屆舞劍壇醉俠文學獎得獎作品

作者	天樂
作品名稱	曉風殘月
作品內容	<p>一.</p> <p>夜，浮躁的夜。 雲迅速移動，風不斷綿延，像一團扯散的棉絮，如涓流般地綿延。 在階梯，在石燈，在景池上，輕輕撫出一條條溫柔的縐褶。 從樹根攀上柳枝，催促將離岸的葉起程，往南方駛去。 庭院中央，一頭散髮，一襲白綠，一位男子平躺在地，雙眼無神，氣息如周圍的清風一般細微，幾乎無法發現其胸口的起伏。 秋分，月上三更，落葉積滿在他的身邊，石板地不免有些冰涼，男子不為所動躺了三、四個時辰，就像死去了一般。 還是不瞑目的那種死法，冰冷至極，毫無生氣。</p> <p>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正確來說是我第一次見到你，因為當時你並沒有看見斜躺在屋瓦上的我。 手中的酒壺早已見了底，連貪杯的夜風都只能遺憾地留下一聲空洞的呼嘯。 身為『葉莊』少莊主的你，怎麼說也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名門，一手『落葉藏鋒劍』使得比誰都要淋漓，歷代先祖沒有一人未至而立便能將葉家劍法運用得如此豪放自如，你的天資實在是百年罕見。 記得二十歲生日那天，你在『颯然劍』葉清的面前隨手灑出了『落葉歸根』一式，不論劍形、劍意、劍心皆有其九成的火候，嚇得葉清瞪大了眼，也讓他笑得闔不攏嘴，直呼是老天爺降福，賜給他這麼一位奇才兒子，趕緊點了香告知列祖列宗，說葉家若是交到你的手上，肯定會有一番作為。 而你卻傷了他的心，親自弄垮了你爹爹滿心期待的臉。 三個月前，葉莊莊主繼任大典中你鬧了失蹤，放了眾賓客一次超大的鴿子，瞧你爹從興奮、錯愕到勃然大怒，最後只剩下擔心、焦慮。</p>

葉莊在江湖上的地位何等崇高，歷代以來一直是擔任六扇門中訓練禁衛軍的總都督，到你爺爺這一輩，卻已厭倦了官場上那諸多身不由己的鬥爭，毅然辭去了職務，將你們葉家帶離了官宦世家。

而『颯然劍』更不用說，一身快劍橫掃中原與北荒，除了警惡懲奸此類舉手之勞的事外，葉清更利用自身的家產及與官府的交情，多次替民間向朝廷發聲，救濟了不少貧窮人家，其事蹟更是被廣為流傳。

所以只要葉莊一聲令下，理論上應該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但現在，連賞令都公佈了，要是能切確找到你的人，可得黃金三千兩，就連提供相關情報都有白銀一百兩的價碼。

縱然如此，還是沒有任何有用的線索，你就像人間蒸發一般，從這世界上消失得無影無蹤。

葉清很是著急，到處詢問那些平常與你交好的豬朋狗友們。

葉清一直是這麼稱呼著你的朋友，因為他們的確是不學無術、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兒，但你才不管那麼多，你總覺得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端，任何環境你都能出淤泥而不染，更何況跟著他們，還有挺多樂子的。

但葉清始終沒找上我，畢竟我們認識也沒多少日子，還來不及讓葉清知道我的存在，我就已經幫你幹上了一件大事。

在葉莊繼任大典的前夜，將你送走。

二.

除了我，小兔也知道你去了哪裡。

嚴格說起來，小兔知道的是她去了哪裡。

小兔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兒，在她身邊服侍也已經兩年有餘，正值荳蔻年華，總是嬌羞地跟在她身後，低頭梳理著自己的兩根小辮子。

笑容甜得像剛採收的蜂蜜，不難想像再過幾年，小兔的姿色肯定不會輸給她。

小兔亭亭玉立的樣子，你我都曾幻想過，你卻不知是為了討好她或是如何，硬是跟我打了賭，說不管小兔再怎麼漂亮，京城裡稱得上傾國傾城仍只有一人。

就是她，浮香樓色藝兼備的第一花魁，柳殘月。

這賭注的內容便是再過兩年，小兔肯定能將浮香樓第一花魁的名號從殘月身上摘下。

也許是嫉妒吧，我賭這事兒根本就是輕而易舉，你卻壓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連小兔都在一旁紅著臉驚慌失措地揮著手，口裡猛唸自己根本沒有這個意思。

再過一個月，兩年之約便要到了，但就在兩個禮拜前的那晚，我們已永遠無法知道賭注的結果了。

葉清不曉得從誰的口中打聽到，你與殘月交往甚繁，那樣的煙花之地，就連尋常百姓都能避則避，何況是葉莊這般有頭有臉的世家。

其實你早該想到，我也早就注意到，浮香樓這條線不可留，但因為殘月的哀求，小兔對她是無法想像的重要朋友，親如姐妹，更甚如相依的骨肉。

那天一早，葉清闖進了浮香樓討人，當然任憑葉清再怎麼神通廣大，就算把整間浮香樓翻過來也找不到你們兩人，氣急敗壞的他，很自然地將焦點轉向小兔。

浮香樓的老闆媚娘告訴葉清，殘月早在幾個月前被人贖身，對方是河南一帶的大地主連老爺，至於詳細身分她也沒過問，只知道提錢來的是一位五、六十歲的長鬚老者，殘月的人也是他帶走的。

『這事兒問小兔最清楚，那天她倆道別了快半炷香，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搞得好像生離死別似的，小兔來，跟爺兒說清楚。』

媚娘一把抓來了躲在眾丫頭身後發抖的小兔，只見她嚇得兩眼泛紅，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

畢竟只是個涉世未深的小女孩，見到葉清發怒的鬼神容貌，一時壓抑不了心中隱瞞真相的激動，但為了殘月，小兔咬緊下唇，堅決聲稱不知道殘月到底去了哪裡，而自己也不認識什麼葉莊的少莊主，更別提她倆的交往情形，小兔一概用害怕、驚嚇以及打馬虎眼的方式帶過。

葉清一開始的確很生氣，但見到眼前的小女孩被自己嚇得花容失色的樣子，不免覺得有點難堪，他雖然不喜歡這種煙花之地，但也不至於狗眼看人低，加上葉清在城裡的形象，對一位小姑娘如此咄咄相逼也實在太過分了。

強忍住焦急的心情，雙手負在身後扭頭踏出浮香樓。

隔日清早，浮香樓四周站滿了圍觀的鄉民，捕快們握著刀柄待命，攔在大門之前管理現場秩序，而大門之內，是此城的縣太爺加上一名身著粗布長衣，腰間卻掛有捕快官令的男子。

「從頭至腰際的一道血痕，加上胸口上兩吋寬的傷口，乾淨俐落，看來不是尋常匪類。」縣太爺蹲跪在一旁，瞧了瞧地上的女屍，喚來了那位裝扮特殊的捕快：「有什麼想法？江湖上可有能造出這般傷口的武功或人物？」

「有是有，但…媚娘，此女可有與何人結怨？亦或是接過任何江湖人士的場？」男人對著一旁低著頭，緊皺著眉的媚娘詢問。

「這怎麼可能，小兔從十來歲就被賣入我們浮香樓，經過一連串學習之後，也不過半年前才開始正式接客，名聲都還沒打出來，怎可能讓她服侍那些江湖老爺子啊！」媚娘心中實在緊張，畢竟出了條人命，不管如何人是在浮香樓裡死的，這對生意肯定是有影響。

「這樣啊…」男子搓了搓下巴，蹲下身子，湊近縣老爺的耳邊：「先以一記直削破開對方中路，造成一陣皮膚撕裂的麻痺痛楚，趁這股疼痛尚未消失前，再以快劍直取對方心門，刺入時角度之準、力道之穩，能使對方心門碎裂而不溢出半滴血。」

男子頓了頓，與縣太爺兩人站起了身子，接著說道：「江湖上只有葉莊『落葉藏鋒劍』中

的最末一式，『落葉歸根』能如此精妙。」

聽見葉莊二字縣太爺瞪大了眼，葉莊少主人失蹤一事早已傳遍朝野，如今有人慘死在葉莊劍法之下，若在江湖，此事再尋常不過，但此刻，卻是與江湖無關的煙花女子。

「但…有一點不太尋常」男子眼神一皺：「據我所知，落葉歸根造成的傷口應比此女身上的傷更加利落才是，第一道傷口應是筆直，從眉心起劍，以迅雷之勢直落腰際，雖皮開肉綻但並不會留下如此鮮紅的血痕，這很明顯是落劍過深。」

「加上第二劍…」男子不避諱世俗禮教，蹲下身去將小兔的衣物褪去至胸前的傷處：「第二劍傷口凌亂，很顯然是因入劍時有所猶豫，所以我大膽假設，兇手一開始並無殺害此女之意，故此女應是葉莊熟識之人。」

男子這句話說得並未遮掩，被一旁的媚娘聽到了關鍵字句，突然想起什麼叫道：「啊！說到葉莊奴家才想了起來，昨兒個上午，葉莊莊主葉清曾來過這兒，說要找已被贖身的殘月姑娘，說什麼他兒子的失蹤與殘月姑娘有關，而這女孩兒，起初就是跟在殘月姑娘身邊學習的丫頭，我便叫她去與葉老爺說明幾句，只見之後葉老爺氣沖沖地走了，也不知他倆說了些什麼。」

聽聞此話，縣太爺眼睛轉了轉：「看來這事，有必要找葉清聊聊。」

「不送了。」男子轉身，卻被縣太爺一把從身後抓住。

「什麼不送！跟我過來！你這小子！」

三.

死了，小兔死了，被葉莊的劍殺死了。

這是個藏不住秘密的世界，因為無知的人太多，因為空閒的時間太長。

從縣太爺踏進葉莊的那刻起，所有人便開始猜測小兔的死與葉莊的關係。

然後流言傳進了那天上午，看見葉清闖入浮香樓討人的目擊者耳中。

猜測，馬上變成斷言。

浮香樓小兔的死，是葉清下的手。

不會有人幫他多說什麼，葉清雖然為人和善，一向樂善好施，但世人就是這樣，只要不是直接的受惠者，對方是怎樣的大善人跟自己都沒什麼關係。

而那些曾經的直接受惠者，為了迎合大家依然會說出，「真沒想到他是那樣的人。」之類的論調。

但這世界上還是有人知道真正的兇手是誰。

除了你，還有兩個人，就是葉清…

和我。

懂得落葉歸根的葉家人不多，葉清很清楚不是自己下的手，那只剩下一個可能，就是你。葉清恍然，那女孩肯定知道些什麼，才會被你滅了口，但令葉清不解的是，滅口的方法有很多種，為何偏偏留下這麼明顯的線索，讓所有矛頭都指向葉莊？

我懂，我知道你想幹什麼，你以為使出葉家劍法最困難的一式殺了人，加上葉清平時偉大的形象，肯定會從嫌疑中被排除。

而到最後，真正有可能犯案的，只剩你，葉家失蹤的少莊主，葉曉風。

你以為做出這般讓葉家蒙羞的事，你的父親肯定會憤怒至極，進而放棄尋找你的下落，畢竟如此丟臉的兒子，不要也罷，這樣，你的計畫就算得逞了。

然而你漏估了一點，你太小看一位父親對兒子的執著。

就像現在，葉清不但出面承認，是自己親手殺了小兔，理由是因為她始終不肯說出你的下落，氣急敗壞之下才做出傻事。

此刻，葉清平躺在惡臭難耐的地牢裡，雙手雙腳被銬上冰冷沉重的枷鎖，風呼嘯，茅草堆積在他身上，月光從木窗縫中鑽入，微微灑在葉清比風還要凍人的眼神上。

這畫面讓我想起第一次見到你的那場黑夜，你也是一樣，冰冷而死氣地平躺著。

突然有一種，想把你抓過來親眼瞧瞧這個畫面的衝動。

看看你的親生父親，為了你，從一代俠者淪落成囚牢裡的罪人。

讓你看看，背負著一條人命，有多重。

可惜我現在一點也不想見你，應該說，我很害怕，拜託你現在千萬別出現在我面前。因為小兔死了，被葉莊的劍，殺死了。

四.

老實說我很後悔，要是我不對她那麼執著，也就不會好奇地跟蹤她，也就用不著隱藏自己的真心，替你這位好友兼情敵脫身。

但我知道自己無法如此，因為，我就是無法坐視不管，就是不忍心，見到殘月懸著淚的臉頰。

她那張皎若清河的臉，不該沾上淚。

那年我很沮喪。

一向自負的我，甚至認為沮喪這類的詞句一生中絕不可能用在我身上。

但那年我敗了，在榜單前我幾乎不敢相信，就算腦中曾經閃過一絲這樣的畫面，不是心理準備，而是我很清楚朝廷裡官僚體系的腐敗，在當世，有才者遠遠比不上有財者，有關係比什麼都重要。

而我仍一直以為自己可以成為例外，不可否認，落榜的確在我心中造成不小的激盪，落寞的感覺塞滿胸口，幾近爆發，就要以任何形式溢出。

還記得那天夜裡，墨香濃郁了整間房，甚至把浮香樓裡根生已久的胭脂花粉味給蓋了過去，懸起腕，任那無奈從筆毫中流瀉。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停手，用極其緩慢的動作將筆擱置筆山，拈起詩作，透過燭光，那紙上的字一個個像在谷縫中的白鶴。

山谷裡間隙風狂，白鶴無力亮翅，但牠們並不因此而慌張失措，反在風中安穩地低頭飲水，因為牠們知道，這風不過是老天畏懼牠們沖天的實力，深怕牠們展翅之後輕易窺探天機。

於是我再次提筆，落款，『鶴沖天』。

就在我一捺方盡，房門緩緩朝內推開，一雙春蔥般的玉手，順著門扇雪白遁入。

是她。

「咦？原來有爺在？對不起，奴家方才在外頭見到此廂燭影通明，喚了幾聲都沒人應門，奴家以為是哪個丫頭打掃完後忘了熄燈，打擾到爺，真是對不起，奴家告辭了。」

那聲音滑而輕柔，猶如豆奶倒入甕中時那般香甜綿密，就連自負才氣勝絕的我一時之間都找不到適合的辭彙來形容她完美的體態。

「等等！」我喚住了她。

「爺有何吩咐？」她回頭時那雙蘊含著無限波光的眼眸準確地射進我毫無防備的瞳孔，惹得我愣了半晌。

「敢問姑娘芳名？」

「奴家姓柳，花名殘月。」

柳殘月，多麼有畫面的名字。

「今晚，留下來陪我。」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

殘月一直陪著我，在那段白鶴低頭飲水的日子。

她喜歡我的詞，我甚至覺得她也喜歡我的人，因為我早已深深地被她驚世的溫柔給困住。

她鼓勵我，雖然我並不需要任何人的鼓勵，但有她的支持，不知怎麼地心中好滿好滿，就像有上千隻喜鵲在我的心房中盤旋，一種輕飄的悸動。

殘月是我在飄香樓裡唯一沒有溫存過的女人，我捨不得，她對我太重要，我捨不得破壞那樣的感覺，小心翼翼，不敢跨過那條界。

但就在那天，我發現世界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完全不一樣。

那天我喝得很醉，非常醉。

方才聽到的好消息，瞬即變成了壞消息。

好消息是終於有人發現了我的才能，在皇帝老兒面前大力推薦，但也在同一時間，皇帝老兒不知從哪弄到了那篇『鶴沖天』，賞完之後露出輕藐的表情，訕道：「且去淺斟低唱，何須浮名！」

「哈哈，也罷也罷，我柳三變從今天開始就奉旨填詞吧！這可是皇帝老兒的口諭，不

可不從啊！」

那晚，我醉倒在浮香樓大廳，嚷嚷著要找殘月。

「殘月今兒個不再浮香樓，柳大爺您就先回房吧，明兒個一早殘月回來，我便喚她馬上去找您。」媚娘這麼說著，跟幾位姑娘就這麼把我給抬回了房。

很醉，整個頭像漲滿了的牛皮壺袋，好像輕輕一壓就有啥會從耳朵、鼻孔流出來。

縱然如此可我怎麼也睡不著，在床上翻來覆去，這才突然想到，好像固定某幾天的夜裡，殘月總會不在浮香樓，記得跟媚娘聊過，在這兒除了浮香樓殘月沒有其他的住所。

「那怎麼會……」

腦中充滿了問號，那些問號漂浮在酒水之上，漂呀漂的，突然一瞬間沉入了酒中，重重地將我的眼皮壓垮。

五.

那天，正式進入秋分，天氣，正如過了子時的街景，火光失去了蹤影，喧鬧銷聲匿跡，冷清而稍有寒意。

殘月照慣例出了浮香樓，那身衣裳似乎與白天不同，臉上雖抹著胭脂，但看得出來是新上過的，很乾淨，沒有沾上任何汗漬。

等她轉過街角，我輕推開窗，翻身上了屋頂，順著屋脊矮身前進。

我走得很急，因為她腳步很快，動作似乎有點不自然，好像在刻意壓抑著心中的激動，那感覺上像是若能拋開女子該有的矜持，她肯定毫不猶豫脫下鞋光起腳丫大步奔跑。

拐了幾個彎，穿過了幾條長巷，途中我還在屋頂上不小心踢著了熟睡的小貓，發出的不尋常哀號驚得我暫時停下腳步，抱著屋頂緊貼在瓦片上，深怕一個不小心被殘月發現。

但似乎是我多心了，她根本沒有任何的遲疑，繼續朝目標快步向前。

半個時辰之後，她停在一面橫跨三個街區的白牆前，蹲下身在地上摸了一會兒，起身後

右手朝前拋出了什麼，只聽見牆的另一側傳來一沉厚重的水聲。

她停了半晌，又再度拋出，這次傳來了兩聲撲通聲。

隨著水聲方歇，我想連那水面上的漣漪都尚未平息，一道人影從牆後翻了出來，一把將她摟進懷裡，吻著，那動作有點粗暴，而順著殘月的長髮、游移在殘月背上的動作又是蘊含著無限的溫柔。

那就是你，葉莊少主，葉曉風。

你們就這樣擁吻了半柱香的時間，接著你圈住殘月的柳腰，小心翼翼地將她離地抱起，一個蹬步你們翻進了牆裡。

不知怎麼地我的雙腳自己開始移動，等我回過神，人已經站在白牆的屋簷上，視線望向牆內的一間小廂房。

不大，那房真的不大，上頭嵌著一扇緊閉的大木窗，很明顯是間柴房或倉庫。

大家都睡了，照理說沒有任何人會想在這樣的時候來到這樣的地方，但此刻裡頭卻燭影幢幢。

驚訝的不是你們出現在這，令我心跳急促的是，隔著紙窗透出的影像。

以及那經過刻意壓低，卻仍不絕於耳，讓我血液沸騰的嬌喘聲。

她的嬌喘聲。

柳殘月，她對我何其重要，在我失意的時候，就那麼剛好，不早也不晚，一刻也不差地出現在我的世界。

從那時開始，替她贖身，將她娶過門，這等念頭就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腦中，但我無法，我沒有錢，是我沒用。

我喜歡她，我愛她，她是我在浮香樓，不！她是世界上我唯一捨不得碰的女人！

那現在呢？這是什麼情況？

在浮香樓裡只賣藝不賣身的殘月，我捨不得碰的殘月，此刻正坐在另一位男人身上…喘著。

我撇過頭，我無法繼續思考，我應該馬上離開這裡，但我的雙腳又開始不聽使喚，它們動也不動地定牢在白牆上的屋簷。

不知掙扎了多久，我放棄了，從懷中拿出隨身帶著的酒瓶，躺臥在屋簷上一口飲盡，企圖用另一種方式將自己帶離此地。

突然，紙窗內的燭滅了，這時我才意會過來，殘月的聲音不知何時已稀釋在濃濃地夜色之中。

不久，廂房的門被推了開，我腿上的肌肉反射性地繃緊，我現在只想一個箭步衝上去抱緊殘月。

但這個念頭一瞬間就被橫掃的夜風給帶了走，因為從門後出現的，是你。

你輕輕將門帶上，背對著我，抬頭望了望月，緩步走到庭院中間，雙腿一軟呼嚕般地躺下。

接著印在我腦海的，便是那雙無神的眼睛。

而令我更好奇的是，不知怎麼地，我在眼前這位第一次見面的男人身上，感受到與自己

極度相似的氣息。

我們，是同一類的人。

六.

我開口，我豪不避諱地詢問了殘月關於你的一切。

她起初很驚訝，卻不怎麼責怪我跟蹤她的事情，因為她很清楚，我是個可以信任的人。

她也很清楚，我絕對捨不得做出任何會讓她難堪的事。

所以她坦白。

你是當今葉莊的少主人葉曉峰，關於葉莊我想不必多作贅述，那是在朝在野都清楚不過的地方。

有錢有勢，樂善好施，或許任何有關為善者的形容詞都可以套用在葉莊身上。

你就是出生在這樣的世界，你豐衣足食，你備受寵愛，加上劍術方面的資質，更令你在小小年紀就聲名大噪，葉莊最有潛力接班人的名號不脛而走。

雖然你不揮霍，也沒有任何驕傲跋扈的個性，反而是那樣平順柔和，幽默風趣的氣質及談吐，讓你更接近一個完美的人。

但就跟天下間大部分的二世祖一樣，你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你從小就沒什麼欲求，不曾有過『說什麼也想得到』的念頭，因為你的世界實在太過平順自然，連你自己都認為葉清的背影就是以後的你，只是換了個名字而已。

無所謂快不快樂，你覺得思考這些都沒有意義，因為你認為自己根本沒有經歷過快樂的感覺，更未曾嘗試過痛苦的滋味，所以你根本無從判斷起，何謂快不快樂。

但自以為灑脫的一切，在遇到她的那天，全變了。

你第一次慶幸自己能有一身如此精湛的劍法，否則在這林間，你怎麼從五個手持大刀、三位體型壯碩的山賊手中她救出。

個個看來都是練家子，六合雙刀、八卦刀、攔門刀、八極拳、通臂拳…每招都是確實而有效的市井功夫。

有道江湖之中不怕招式精妙的高手，怕的是實戰經驗豐富的武夫。

這點你很清楚，所以毫不留情地將落葉藏鋒劍颯然抖出，使的雖是樹枝，卻已在轉瞬間讓山賊們慌張逃竄、狼狽不堪。

就這樣，一位在山林間漫步賦詞的風雅少年，碰巧拯救了差點被山賊染指的無辜少女，這樣的英雄情節深深烙上了殘月的腦海。

而殘月驚为天人的容貌及柔弱嬌憐的體態，試問天下間又有多少男人捨得避開視線？

你溫柔地向前攙扶癱軟在地的她，就在你觸碰到她袖手的瞬間，心臟彷彿直接被誰握住一般，突然迅速收縮，強烈而有規律地震動著。

如棒喝般的心跳聲迴盪在你原本空洞的軀殼中，共鳴的情緒無限量地放大，這種接近窒息的感覺在你腦中清楚地大喊著。

這就是快樂，眼前的這位女孩，就是你要的一切。

你說什麼都想得到的，一切。

因為她，我認識了你。

你說著那第一次見到殘月的情形，眼神浮動著一片雀躍的風景，嘴角卻在一個轉折處拉回了水平，深深嘆了一口氣。

你說自己對殘月一見傾心，是你第一次清楚明白什麼叫快樂。

但接踵而來的折磨，也是使你第一次了解到，什麼叫痛苦。

你說自己的處境跟我正好相反，但都是一樣的問題。

不久之前的人生我都在為了功名汲汲營營，雖然公認才華橫溢，卻連攀桂都要如此費力，就算我很清楚自己的心根本不適合官場朝廷，卻連落榜時都還是會產生多餘的沮喪情緒，就因為我們天生所擁有的才氣。

而你也一樣，天資聰穎，卻完全沒有選擇，一出生就落進了江湖，就連掙扎哀號的機會都沒有。

起初我真的沒什麼異議，反正沒什麼不妥，反正都落進了江湖，反正都生在了葉莊，以後像葉清一樣當個大俠受萬人景仰也沒什麼不好。

在這一切看似安穩平順的心情之下，卻讓你遇見了她。

你怒吼，你怨天，你知道她的身分，你知道你們不可能有結果，你開始發現生活中的一

一切都是束縛，自己從來沒有一天真正自由過。

你想愛，你想跟她在一起，你想擺脫葉莊少主這個角色，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不能，你不能，因為你是葉曉風。

就這樣，你們暗通款曲了半年。

一直到最近，葉莊莊主交接大典在即，你的情緒也越來越混亂。

你很清楚，這個位置一旦座了上去，就一輩子也下不來了。

所以你想逃，想帶著她一起逃。

而我，是唯一可以幫助你們的人。

我是你生命中的一個異數，在種種被葉莊安排好的生命裡，是一個的破綻。

我不屬於你或她生活圈裡的一份子，至少沒人知道這件事。

所以有我的幫助，一切，將毫無線索可循。

七.

好安靜，這片夜好沉好沉。

風仍低鳴，又是一場落葉瀾漫、催人唏噓的秋分時節。

岸邊的流水兀自東去，卻缺了粼粼的月影，因為今晚，月瘦小得可以。

堤岸旁的芒草擾得我背癢，所幸張成大字，在柳樹旁躺了下來。

不小心踹翻了一醒燒刀子，那酒液順著坡岸，往河中畫出了一道銀亮的波痕。

似同類，而非同類。

對你，我從來產生不了恨意，你奪走了我最愛的女人，還要求我協助你們私奔，這是什麼道理。

更令人費解的是，我答應了。

你給了我足夠的銀兩，我裝扮成連員外的家僕替她贖了身，安排了船與地點，替你們打

理妥了一切。

記得離開那天，我和小兔與你們在岸邊道別，那時葉莊上下已被你的失蹤鬧得沸沸揚揚。我問你，這事該如何解決，是否要在安頓以後，捎封信給葉清，至少讓他放心你的安危？

你激動，指著我與小兔說：「今晚的事絕對不能讓第五個人知道，我會永遠記得你們為葉某做的一切，至於葉莊，跟我已沒任何瓜葛，要生要滅都與我無關。」

接著，你轉向殘月，眼神瞬間恢復以往的溫柔：「失去這一切我並不後悔，要我再失去多少都心甘情願，只要那不要是妳，就好了。」

回想起來，才發現那眼神不該用溫柔形容，而是冰冷，是殘酷。

如今你回來了。

為了不失去你僅有的一切，你回來讓小兔閉上了嘴。

接下來，換我了吧。

憑我微末的功夫，根本擋不住落葉藏鋒的任何一式。

一想到那冰冷偏寒的劍鋒遲早有一天會釘入我的心窩，我的身體就變得極度渴酒。

又灌上了幾醒，幸好這附近唯一的酒館存量還算夠，至於品質如何我也不講究了。

反正只要能醉人，管他是用什麼方式，什麼酒。

似同類，非同類。

你和她，在我的生命中，翻起了一波極為矛盾的浪，而我始終無法恨你，就像現在我仍掛念著你們是否過得自在。

唉，也罷，逃到這應該夠了。

喝下了最後一滴酒，我用手指蘸著泥土，在堤岸上一筆一筆嘔著。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摧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曉風…殘月…

朦朧中我彷彿見到了你，提著劍，